

风烟经武关

南书堂

武关是关中的一个门户。关中之所以称为关中，是因为四周都有关围守着。东是函谷关，北是萧关，西是大散关，而南关，就是武关。

历史上，凡被称作关的地方，大都地势险峻如屏障，仅有的通道窄如咽喉。这些地方非同一概起来，成为人马别无选择的必经之地，若设成防守，自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设市贸易，自然物流云集。武关，就是这样的地方。有诗云：“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郢江淮路不通。”因之，从春秋战国起，这里一直担当着确保大关中平安的重要任务。

武关河静静地流淌，犹如静静地叙说，那些风卷云涌、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件，被它叙说得如同两岸人家的家长里短一样。

但两个事件，连史书也无法小视。

一个是武关会盟。武关一带曾是秦楚的分界线，至今这里还有残存的边界墙。秦与楚之间，恩恩怨怨、打打合合数百年。到了公元前二九九九年，秦昭襄王邀约楚怀王到武关来谈一谈。这个智商本来就不高，分辨不清忠奸之词的楚王，之前已吃过秦国的亏，这次还是不听屈原的劝阻，做着与秦重修旧好、拿回秦王承诺的六百里国土的白日美梦，欣欣然来到武关，欣欣然把自己往虎口里送。但虎并不急于在武关就一口吃掉他，而是把他当作人质，押往咸阳，想再敲诈楚国一番。堂堂一国之主，却受尽屈辱，最后客死他乡。武关会盟像历史与楚国开的一个玩笑，玩笑开得有点大，楚王搭上的是自己的命，楚国搭上的是国运。“出门若取灵均语，岂作咸阳一死囚。”历代诗家在写武关的诗中，慨叹最多的，便是这事。

另一个是刘邦自武关入关中。秦朝末期战乱中崛起的英雄项羽和刘邦，都是楚怀王的大将。而此楚怀王非战国时

期的彼楚怀王也，他是彼楚怀王的孙子，义军从羊信里拎出来拥立的领袖。此楚怀王令项羽刘邦分路攻打秦军时曾许诺：先入关中者，王之。公元前二〇七年，刘邦听从张良计，攻下宛城（今河南南阳）后，没有取道东边的函谷关进攻关中，而选择了离关中更近的南武关。这是一步险棋，不仅秦岭里行军打仗艰难，而且前面还有关口等着呢。但刘邦入关中心切，宁肯冒这个险。如何拿下武关？刘邦没有硬攻，而用计谋。他派了两个能说会道的手下前去，游说恐吓加上珠宝贿赂，一下子买通了守关秦军将领，并迅速消灭守军，未动什么干戈过了这一关。这步险棋的得手，让刘邦信心大增，挺进到另一个关口峽关时，他以同样的手法，降服了把守的重兵。这年十月，刘邦的军队就到了离咸阳一步之遥的霸上。大势已去的大秦帝国向刘邦投降。

武关之于刘邦如此重要，恐怕刘邦自己也没有想到。假若他不是取道武关，抢得先机，压过项羽，中国历史上能否还会有一个刘汉王朝，难说。

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着武关的重要性。比如西汉末的赤眉军、元末的红巾军、清末的义和团，皆是攻下武关，给朝廷造成了重创。一个武关，总能牵动整个历史的神经。

而作为军事重地的武关，同时也是一个通达南北的驿站。

驿站是古代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传递的中转场所，也是来往官员的接待站。虽然每个朝代的驿站建制各异，名称不尽相同，但严密的组织架构却有高度的一致性。驿站一般设有驿长、驿丁，配有驿舍、驿马、驿船、驿田等。自从有了驿站，无论哪个朝代，无论驿站设置的间距和规模怎样调整，三十里、四十里一驿，还是五十里一驿，大多数时间里，武关都设有驿站。这是由它集军事、交通、商贸于一体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决定的，也与它长期形成的完善的设施和服务功

能密不可分。

武关驿同其他驿站最大的不同是，其他驿站不一定驻扎兵营，职能相对单一，就是邮政和接待。而武关驿有驻军，与军事配套的城门、关墙、哨所、烽火台、营房，甚至班房，一应俱全，是军事基地和驿站的混合体。八百里加急军情战报，会时不呼啸而来，在这儿换了牌、盖了戳，又呼啸而去。当然，那一骑红尘，也可能只飞送着类似于博得美人一笑的几箱南方水果。

战时铁蹄铮铮狼烟滚滚的边关，和平年代就转型成了熙熙攘攘的驿站。一些史料记载，许多时期，武关城内汇聚着南来北往的人，店铺林立，商业气息很浓。驿站属于官办，服务功能和服务范围有限，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可来这里的人都要吃要住呀，所以民办旅馆、茶社、酒肆等服务业就跟着发达起来。那些以这里为家的外地人，还得有可看可乐的精神生活呀，所以就有戏班子来来往往。秦岭腹地许多的驿站，到了明清时代有了颇为气派的戏楼，这些戏楼多是各类商业帮会中实力较强的帮会集资修建，有的驿站还不止建了一个，两个戏楼上就常常唱起对台戏来。武关驿的戏楼是何时谁人建的，已无从可考，但能有戏楼，足见昔日繁盛。古人们信神，武关这里就建了寺庙，龙王庙、火神庙、菩萨庙、财神庙、关帝庙、石佛寺，各路神仙的殿堂纷纷落座武关。

一个驿站繁不繁华、人气指数高不高、接待水平好不好，最直观的检验方法，就是来看往的官员多不多。长安向东南的漫漫官道上，总能看到怀揣圣旨的大小官员的身影。到达任职之地或者回京复命，他们可能要走很长路，花费很多时日，驿站就是他们旅途的家。沿途驿站处处，住哪儿不住哪儿，他们可以选择。当然是选条件好的了。历史上著名的驿站，当时的官员们也很喜欢，入住率都比较高。武关驿便是

其中之一。这并非武断，因为来过武关的官员无数，仅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的名单就一大串。

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牧、李涉、岑参、李商隐、温庭筠、寇准……他们都来过武关，写过关于武关的诗。须知，古代官员中相当一部分人擅长诗文，他们中间产生了众多灿若星辰、享誉古今的名家大家。这些人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来一趟武关，不是歇歇脚、品品茶就完事，而是要凭吊古迹、领略风光、体察民情、激活灵感、写诗抒怀的，是要把沉闷孤寂之旅变成愉悦身心碰撞出思想火花的文学采风。于是，面对眼前的一处处历史遗迹，杜牧发出了“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的嘲讽；温庭筠写下了“千岩万壑空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的慨叹。面对这里四季变换的山川风光，元稹喜悦着“小桃花树满商山”的喜悦，从另一个年代来的寇准却伤感着“乱蝉衰柳武关中”的伤感。在武关，元稹和白居易虽未共时，但两个挚友的题诗互赠，却接通了他们的共情时空。元稹的题诗是：“比因酬赠为花时，不为君行不复知。又更几年还共到，满墙尘土两篇诗。”白居易写道：“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你看，同是天涯沦落人，二人的相知相思之情与人生之叹，时至今日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历代文人的众多诗篇，让一个小秦岭深处僻壤的小地理，成了中国古诗里反复出现的诗歌意象，武关多么有幸。



越来越远的故乡

——读周瑄璞《回大周记》

刘立勤

疫情过后的春节是喧嚣的，疯狂的，也是报复性的，华光溢彩灯光璀璨，笙歌燕舞推杯换盏，大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意味，小城的春节似乎比以任何一个春节都要奢华而热闹。而我呢，内心好像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宁平和，购买了一摞书，找来几本杂志，待在自家狭小的客厅里，抱着一个电暖宝静静地读书。

《回大周记》就是我春节读得最好的一本书。作者周瑄璞是被誉为中间代实力派作家，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她的长篇小说《多湾》讲述了中原大地章氏家族几十年的家族史，被评论家称之为70年代作家的“尊严之作”，被誉为女版《白鹿原》，广受好评。《回大周记》是她最近创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两千多人的村庄——河南省临颍县大周村的由来、传说与故事。她生于斯长于斯，在大周村度过了童年时光。离开四十年后重返故乡，倾听、观察与采访，亲身感受这一片土地发生的巨大变化。用绵密优美的语言通过讲述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和经历，描绘乡村日常生活，记录乡村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新变化新发展。

她重新认识与感受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纯真的乡音乡情愁扑面而来缠绕笔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农村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也可是革命性的，农民的希望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由过去的想吃饱，变得想吃好；由过去的想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变成想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因此，大周村的大片土地摆给两条腿有残疾的周大国耕种。周大国是村里的能人，懂经营、会算计、善学习，盖起人人羡慕的楼房，然而农民的生活依然辛劳又艰苦。“你为啥挣得那么多，吃得那么赖？”“俩孩儿。”农村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孩子依然是农民背负着的大山。盖房，娶妻，生子，这也是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追求，也是他们显露才能光宗耀祖的事业。作者始终围绕这三个核心，忠实地记录大周村的生活，书写乡村的变迁，纤毫毕现地呈现了农村巨变背后的世态人心与乡村表情。

家乡是展示成功人士的博物馆，家乡也是收养浪子的家园，他们都希望在乡间拥有一座房子。盖房是贯穿于本书的主要脉络，作为一个城市失败者的叔叔，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老家盖一座房子。我认为“南院情结”是最为精彩的篇章，围绕南院这个地方，写了几代人的爱恨情仇，通过描写邻居之间相互算计，书写人物独有个性特色，挖掘出农村社会的人情世故，写活了一组有个性的人物。宗理叔的善变，周洪理的精明，叔父的执拗，我们的无奈，村干部的小算盘，鞭辟入里惟妙惟肖，真真羡慕嫉妒妒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体察描摹能力。也让我们看到，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人性里最本质的东西依然固守在人的骨子里，并一代代延续。

周瑄璞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回大周记》这个纪实作品中，她不是简单记录再现农村的变化，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揭示故事背后的本质，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周大妮是作者笔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善良、聪慧、节俭、隐忍……拥有农村良家妇女拥有的优良品质，一生辛勤劳作勉力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一场疾病夺取了她的所有。她生病治病，让我叹息；她的去世，让我潸然泪下。她不仅仅是周大妮，是作者的亲人，也是我们乡间的亲人家人，也是更多中国农民的命运。周大国应该是每个读者都忘不了的人物，他是农村的能人，是农村的奸人，聪明勤劳狭隘自私，对他人巧取豪夺，对亲人热情仗义。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看到行政管理的缺失，字里行间呼唤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关爱农民，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的急迫和需要。

让我最为难忘、最触动情怀的是叔叔这个人。在人们的羡慕之中进入城市，可惜时运不济，屡战屡败一事无成，他怀着复杂的心态很想回到村里盖一院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晚年梦想，可骨子里的自尊自卑养成了他执拗倔强的性格，他与村里人格格不入，做事处处碰壁，以至于梦想中的房子由大变小，由盖变买，由小变无，终于碰得头破血流颜面尽失。表面看这是个性使然，本质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家乡注定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窃以为，作为作者最后之所以记录了那么多离去的家乡亲人，是否预示着联系我们与家乡的脐带已经断裂，家乡终究会成为故乡，故乡终究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商洛山

(总第2316期)
刊头摄影 朱桂凤

春忆外婆纺线线

孙荣

春天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是莺歌燕舞，百花竞艳，却又千红易谢，匆匆感伤。可我记忆里，外婆的春天总是从容安详，诗意美好的。

桃花开了杏花败，菜畦育苗，土豆播种这一类的农活告一段落，农家的日子就有了小闲。这时，天气暖洋洋的，外婆便叫人取下她那架搁在楼顶的老纺车，置放在场院东边的梨树下。这是棵雪梨树，树身粗壮，枝梢繁多，树冠大而丰满。它胖大多汁的梨子每年让外爷挑去集镇，换回不少钞票。外爷很重视它，逢冬总搬来人字架木梯给树修剪枝丫。一到秋天，小葫芦般诱人的梨子晃悠悠挂满枝头。

乡村的早饭后，明亮的阳光暖而不烈。伴着门前欢唱的小溪，黛瓦屋顶的院落里，雪梨树气定神闲地伸展在春光里。无数怒放的、半开的、含苞的雪梨花欣欣然开满枝枝杈杈。蜜蜂寻香而来，在一树繁花里嘤嘤嗡嗡，欢飞漫舞。华发的外婆盘腿打坐在圆形的麦草蒲团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玳瑁眼镜，身旁的竹筛里是备好的棉花条。她手摇纺车，轻拽慢捻着雪白的棉花条，

又细又匀的棉线就随手而生，渐渐缠绕出一个个白胖的线穗子。

三十多年的光阴弹指飞逝，至今想起，外婆春天纺线的情形依然清晰可亲。在一树繁密的雪梨花下，外婆端坐在老纺车前，动作轻巧娴熟，姿态舒适悠然，神情安详从容，酷似专侍纺织的老神仙。树上蜜蜂唱，树下纺线曲，都低低的，轻轻的，似和煦的二重背景音乐。微风吹过，一阵无声的梨花雨轻飞漫撒。大小花瓣随风依偎在外婆的青布衣襟上，停歇在玳瑁眼镜的镜腿上，躲藏在外婆黑丝网兜着的发髻上……

太阳悄悄地走，纺车轻快地摇，外婆坐在飞花的春光里，纺织着她心心念念的美好生活。

那时，农村落后闭塞，生活艰苦，物资匮乏。可外婆凭借她的乐观勤劳，坚韧能干和纺织织布的好手艺，引领家人多方筹谋，使一家人免于饥饿与寒冷，过着比一般人家较为富足的“好光景”。可惜包产到户后不久，日子渐渐好起来了，外婆却因病离世了。

外婆去世多年后，舅舅、姨姨和我们家都

还存留着她生前纺制的酒红大白格子 and 亮蓝大白格子的粗布床单。那些手工地道、舒适耐用的老粗布床单，一直传用到外婆疼爱的孙子们手里。

记得那时候，每每铺床或清洗床单，我都格外仔细认真，只望它们能多伴我一些时日。不知多少次，我独自默默抚摸着那平整皮实的床单，回想着外婆盘腿打坐在飞花的春光里，手摇纺车的情景，就忍不住落泪，心头满是悲感。那无数细密交织的经纬线啊，不知它们承载着外婆多少的辛劳付出，以及对家庭与生活的热爱！

落笔正值春暖花开，不知故乡的雪梨树，今春是否繁花依旧？

